

陳柱選注

評注魏三祖詩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柱選註

評註魏三祖詩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82134•1)

註評魏三祖詩選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陳

柱

發行人

王上海河南路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有究必翻

序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云：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三祖者魏太祖武帝，高祖文帝，烈祖明帝也。是三祖文章與陳王並稱，久矣。然陳王之詩，歷世通顯，而三祖之作，魏武以外，稱者蓋寡。豈不以身之通塞既殊，失之於彼者，固當得於之此；而人品不同，因人廢言，亦古今之所不免與？陳王之詩，鍾氏詩品，至方於人倫之周孔，而置魏文於中品位，魏武於下品；且其品魏武也，曰古直悲涼。夫古直悲涼，豈便當戾下品邪？故吾師石遺翁譏鍾氏爲病狂，豈不信然？然平心而論，昔劉彥和之論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吾今亦將以兼善歸陳王，偏美歸二祖，而明帝則其次焉者耳。蓋古詩不外乎風雅二派，感慨悲涼，痛陳時事，此變雅之體，魏武之所自出也；優游諷諭，言文情遠，此變風之體，魏文之所由宗也；若夫明帝，則又與魏文爲近，而兼之者陳王也。論陳王之偏美，則反有不如二祖者。此讀詩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夫載道之文，因與人品攸關。若夫言情之作，則有不能以此爲限。

者。夫奸雄之所以爲奸雄，亦豈無沈摯之情，盤礴之才，而後可哉？持是以爲詩，蓋亦勝於腐儒遠矣。故夫陳思之人品，腐儒之所能尊，而陳思之詩品，腐儒所不能識也；三祖之人品，腐儒可得而識，而三祖之詩品，腐儒不可得而議也。故以人論人，則三祖陳王，或有高下；以詩論詩，則三祖陳王，各有獨至，皆不能廢也。當代之治陳王詩者，吾兒一百，昔有曹子建詩研究之作，於民國十七年，由商務書館刊布。此外黃晦聞之注，古公愚之箋，咸各專家，俱行於世。陳王之詩，遂益爲人所傳誦矣。而三祖之詩誦者，卒渺，柱甚惜焉。近爲諸生講詩，子建以外，爰及三祖，略采諸說，兼下己意，著之於篇，刊而布之，庶幾曹魏一家之文采，咸並行於世云爾。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北流陳柱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評註魏三祖詩選

一 曹操

樂府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
杜康。^(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四)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

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樂府古題要解云：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王夫之云：盡古今人廢此不得，豈不存乎神理之際哉？以雄快感者，雅士自當不謀。今雅士亦爲之心盡，知非雄快也。

浦起龍云：寄意究不可測識，高氣蓋世，英武自露。

又云：爲四言諸詩者，規箴頌贊之辭多，窈森雄深，此一篇外絕響。

柱按：越陌四句，懷舊之情也；月明四句，憐豪傑之無主也。溫飛卿詩云：霸才無主始憐居，其得意於此乎？山海四句，則網羅豪傑之志，居然天下英才，舍我誰屬之意。

又按：蘇東坡極喜引用此詩烏鵲南飛等句，如赤壁賦全用此二句發慨者也。其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揜盡寒枝不

肯棲寂寞河洲冷純從此詩月明四句化出而意境各別。

又按此詩蓋以雄快悲壯勝王氏云云蓋胸有成見者耳言爲心聲詩以言志此孟德霸氣所宣泄也。

○博物志云杜康作酒。

○二句見詩鄭風子衿篇。

○四句見詩小雅鹿鳴篇。

○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

步出東門行

(一)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阜。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二)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澹澹，山島竦峙。樹木蒙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

右觀滄海^(四)

○丁福保云：一曰碣石篇。樂志曰：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其歌四章，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土不同，四曰龜雖壽，與此並同，但曲前無艷爾。

樂府古題要解云：音樂奏魏武帝詞，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柱按：樂府詩集有古辭步出夏門行云：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仙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上天游。天上何所有，歷歷種自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王夫之云：四篇皆題碣石，未有海語，自有海情。孟德樂府，固卓犖驚人，而意抱淵永，動人以聲，不以言。彼七子者，臣僕之有餘矣。陳思氣短，尤不堪瞠目阿翁。

○樂府詩集云：雲行至東海爲艷。

○柱按：海峙茂起韵，中字雙聲轉音與行爲韵，裏與上海峙茂起韵，亦與下志字韵。

○王夫之云：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極，無非愁者。孟德於樂府殆欲据第一位，惟此不易步耳。不知者但謂之霸心。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鶴鷄晨鳴，鴻雁南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鏐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王夫之云：愈緩愈迫，筆妙之至。惟有一法，曰忍。忍字固不如忍篇。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王夫之云：隱貧俠非，亦比也。筆鋸墨采，所在皆可寓。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柱按：四篇皆以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作結。其法亦原於詩吁嗟兮等。又哉志亦爲韵。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志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四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五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六蕩覆帝基業，宗社以焚喪。^七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八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九

古今注：雍露，蒿里，竝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年命淹忽如雍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沈德潛云：借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

杜按：感慨時事，足爲詩史。上承小雅，下開少陵。

樂府古題要解云：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一章言人命奄忽如雍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雍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已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稍踟蹰。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送葬歌也。則喪歌不自田橫始矣。

○聞人倓云：西漢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東漢光武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十二帝，後漢書：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

〔史記項羽本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聞人倓云〕後漢靈帝紀六年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刦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辛未復刦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按言亂由何進狐疑所致。

〔聞人倓云〕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貫日按言進先爲宦者所殺也。

〔聞人倓云〕靈帝紀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卓自爲司空九月卓廢帝爲弘農王獻帝紀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卓自爲太尉加鉄鉞虎賁十一月卓爲相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弘農王三月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

〔聞人倓云〕獻帝紀二年卓自爲太師發掘洛陽諸帝陵。

〔聞人倓云〕獻帝紀夏四月董卓入長安。

〔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蟻蟻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仇。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壘於北方。^四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聞人倓云：通鑑初平元年春，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

|柱按：凶字以雙聲轉音，與下陽行等爲韻。

○聞人倓云：通鑑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

○聞人倓云：孫堅進屯陽人，卓遣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堅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雄，不可復制。術疑之，不運軍糧。又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又術既與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

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瓊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

○聞人俊云：通鑑建安二年，袁術稱帝於壽春。後漢書術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

◎柱按：鳴字以雙聲轉音與上亡下腸爲韻。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水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

○樂府古題要解云：魏武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孫鑛云：眼前寫得親切，骨勁而色古，彷彿蘇李韻。

何焯云：此篇征高幹時作。

○詩幽風東山篇：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却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
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
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却東西門行，荀錄所載，武帝鴻雁一篇，今不傳。

○王夫之云：着意處，皆以興比寫生。萬歲不相當，情真悲極。

塘上行

○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蔥與薤。
莫以麻枲賤，弃捐菅與蒯。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四

○丁福保云：或曰古辭，或曰甄后作，或曰魏文帝作，或曰魏武帝作，共有四說。
宋書卷二十一，樂志

塘上行爲武帝辭。樂府詩集卷三十五，亦作武帝辭，今從之。